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瑤華傳

第四回 邀得劍仙來府第 創成藝圃啟蒙童

調倚〔滿宮花〕詞曰： 晤萍蹤陳意氣，勝似到門投刺。真言指點再三邀，別自一番情致。得曠基從佈置，開花圃於斯地。便教頑石也點頭，況是精靈狐魅。

話說韓氏回過頭來，見了能覺道：「阿喲！我們備的多是葷菜，叫能覺師吃什麼呢？」能覺道：「多謝夫人掛心，貧尼也帶有飯菜。」遂於袖內取出個包來，韓氏接過手來，打開看時，多是極精緻的小菜，遂道：「能覺師好用心。」

正說著，茶已送到，韓氏便令丫頭們移椅就桌，請無礙子坐了首席，能覺第二位，韓氏外向，瑤華下陪。先吃了茶，飯菜亦即連連而上。韓氏又送了無礙子的酒，那無礙子並不推辭，想來葷也吃的人，遂一遞一杯的飲著。韓氏開言道：「師父，你叫我尋的好苦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何敢勞動夫人見訪。」韓氏道：「那日在永寧庵別後，約請師父到莊上玩耍，故第二天一早，就發轎來。以後靜緣來復，師父並未回再生庵，我又隔了一日，復同淨緣再到再生庵能覺處奉請，知道尚未回庵。因欲兌發糧食，不得不回莊一走，不然那日就要來滴滴岩相請，因而又耽擱了數日。我望師父，已是度日如年，豈知我那郡主望得尤切，故特持今日趕來相請，到莊上頑耍頑耍。務望師父鑒我母女誠心，切勿再有推托。」能覺亦代為傳述了一遍。

無礙子笑道：「難得夫人美意，自然要來莊一走。」韓氏道：「不用另作主意，我請師父的那乘轎子，已空抬了三回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真如此費心麼，這斷不好卻意，待天晴了，就一同回莊就是。」韓氏道：「足見師父慈悲。」瑤華聽了，也就嬉笑起來。能覺道：「你看，聽說師父同回莊上，連郡主都嬉笑了，實實乖巧。」無礙子對韓氏道：「郡主的福命甚好，夠他一生受享，但他前生孽債甚重，須要積功累行，方能消除。」韓氏道：「但求師父著實指示明白，我好遵教，替他祈禳。」無礙子笑道：「也好，也好。」

韓氏又令宮女們斟酒上菜，與無礙子一杯照一杯，十分歡暢。能覺在旁看天道：「兩到止了，我們吃完飯也到各處遊玩遊玩，看看他們的園景何如，夫人也難得到此的。」韓氏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韓氏還要勸無礙子的酒，無礙子道：「今日且遊玩花園，俟到了貴莊，正有得奉擾奉陪哩。」韓氏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竟吃飯罷。」丫頭們聽見，送上飯來，不一會就吃完了，催令宮女、丫頭們趕快吃，好同去遊玩。無礙子道：「這園內我常來的，路徑都熟，由他們去吃飯，我們竟先去游起來何如？」韓氏道：「很好。」能覺道：「我來抱了郡主一同去。」

於是無礙子前走，韓氏其次，能覺同瑤華又在後。往西走去，劈面一座大假山，山上也蓋著兩間小房子，無礙子回頭對韓氏道：「夫人可能上山去遊玩？」韓氏問道：「怎麼不能，只要師父走得慢些就好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是並不快走，時時等著夫人哩。」能覺道：「師父你也是一隻三寸金蓮，怎麼就會坦然而行？並不像裹腳的樣子。」無礙子笑道：「如今這些裹腳的女娘，自有手下人攙扶，自然從小就慣了，我們出了家，孤身隻影，還有那個來攙扶。不知不覺，一天一天的也就慣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只聽得後面呵喲一聲，回頭一看，已見韓氏坐在地下，上不上山了。無礙子忙道：「夫人為什麼？」韓氏笑道：「就是師父所說，手下人攙扶慣了，所以上得不多點山岡，就上不去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如此，夫人攙著我的腕子，且上那小屋裡坐了，等他們來再走。」韓氏道：「這如何使得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怕什麼。」遂用手將韓氏拉起，一步一步的扶上了山，轉到小屋內坐下。韓氏看是三間小書屋，收拾的極其精雅，掛著許多名人字畫，兩間是敞的，一間是住房，門兒鎖著，舐開窗往裡一看，架著滿滿的一房書。能覺將瑤華放下，請韓氏同無礙子一齊坐了，韓氏道：「看來這個花園也還寬大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大卻不大，從前佈置的好，所以顯不出底蘊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奶娘同著宮女、丫頭找尋來了，無礙子道：「我們轉到花樓上去，眺望一回。」遂各起身，仍是無礙子前走，反從書房後走出，下了幾級山岡，就有粉牆攔截，略轉一點小彎，就有一個小門，將門推開，只見是五間大樓，樓上也鋪設得齊整，遂各走到當面，憑欄眺望，看得甚遠。韓氏指著南首道：「這一帶烏簇簇的，好像是個鎮市。」能覺道：「那塊相近信陽關，原是一個鎮市。」

往下一看，乃是一個大魚池，池內還有兩隻游船，泊在樓下石砌邊。無礙子道：「夫人可要歇足？」韓氏道：「這時候還可以走得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如此，我們下樓，到池那邊雪洞裡去歇足罷。」遂先下樓梯，韓氏同能覺隨著下樓。

到得樓下，只有三間起座，兩頭的兩間，也來做住房，遂又從西邊轉出，即是一條九曲石板橋，透透宛宛的過了池塘，對面是雪洞，走入裡邊，乃是曲房深院，甚覺深邃。各走了一遍，看不盡許多陳設事件，仍回到前間內，大家坐下歇腳。韓氏看上面掛著一幅橫披，乃是雪景，遂對無礙子道：「雪洞裡邊必定要掛雪景的畫兒，才襯得起這個雪字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夫人沒有細看，雖佈置的雪景，其實是畫的一樁古典。」韓氏道：「怎麼不見人物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好幾個人物，在茅舍邊。」遂將手指道：「這不是麼？」韓氏立起身來，走近畫邊一看，果真有兩個人，三匹馬在牆外，又見牆內草堂中，也有兩個人在那裡坐著，但不知是何古典，遂問無礙子道：「既師父說是古典，自必有名有姓了，我卻看不出來，請師父指示明白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是三國時古典，牆內草堂坐的兩個人，上首一個是劉玄德，下首就是諸葛孔明。牆外的兩個人，一個是關夫子，一個是張將軍。這是劉皇叔三顧茅廬的故事。」韓氏聽說，也就懂得了，又細看了一回。

無礙子道：「我們再到後邊，枕漱亭上遊玩罷。」韓氏答應，隨各起身，又從雪洞沿牆梧桐樹下往東，約來一箭之地，早見一個亭子蓋在池塘邊，靠著右邊是座假山，看那山石，甚覺玲瓏剔透。能覺道：「那座假山有這樣的玲瓏的山石，只怕是鑿成的罷？」無礙子同韓氏一齊大笑道：「那裡有假山是鑿成的？」能覺道：「若不鑿成，那裡有天生這樣玲瓏的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天生玲瓏的山，也不知多少，卻不能載來堆假山。這堆假山的，乃是太湖石，將大塊的青石，沉在太湖內，由水流衝激，年深月久，就能如此玲瓏了。」能覺道：「這也奇怪，水何等柔弱，石何等堅硬，到能穿鑿得如此玲瓏。」韓氏道：「所以說，柔能克剛。」

正說著，已到亭子上，有一個宮女抬頭一看道：「夫人，天色變了，恐怕又有雨來。」於是大家抬頭一看，韓氏道：「我們走罷，若再阻雨，今晚就不能去庵中了，鋪陳俱未帶來，如何歇宿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可惜花園只游得一半。」韓氏道：「改日再來暢游一回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這麼就從山洞裡出去，就是我們吃飯的地方了。」

仍是無礙子先走，曲曲彎彎的走出山洞來，真個就是花廳。韓氏即吩咐宮女，傳知府史，打轎回再生庵去。大家仍在花廳上坐了一坐。一會兒，宮女來報齊集了。遂同出園門，各各上轎，宮女丫頭也坐上了車。夫人們恐怕淋雨，飛的趕回，不過一個時辰，已到再生庵了，自有道婆出來開門，能修也隨著出來，在大殿簷下站著。無礙子同韓氏等下轎進庵，一眼就看見能修，道：「你也來了麼，幾時到的？」能修一一見了，忙回答無礙子道：「別了師父，又將兩年了，再不曉得又在此地會著。」韓氏道：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大家都道山水也有相逢日，人的聚散是不能預料的。」能修又對無礙子道：「弟子才來不過幾天，聞得師父到來久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我同你別後，原要到山陝去一遊，路過此間，風俗到還淳樸，故暫停足。」韓氏道：「師父實實快樂，想是天下都游遍的了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也還有未曾到的。」韓氏道：「游得倦了，也須安息安息。」能覺遂邀入方丈坐談。

其時已將黃昏時候，不多時，點燈擺膳。席間言來語去，甚覺投機。膳畢後，韓氏邀無礙子同榻，無礙子道：「請夫人自便，我有禪床，可以打坐。」遂各回房安置。一宵無話，次早韓氏起身，宮女、丫頭們伺候梳洗了，出房來看，那天又晴正了。已見無礙子同能覺、能修都來方丈，在那裡談論，說：「這一場透雨入土，還可救得過荒來。」又閒談了一回，韓氏即時邀了無礙子，一同回莊。

能覺道：「路途甚遠，再無不用了早飯去的。」能修也再四款留，韓氏不好卻意，只得住下，早又擺下膳來，各人坐下，韓氏

同無礙子先吃酒，能覺、能修與瑤華即時用飯。無礙子對能覺道：「我承夫人來意真誠，不能不往莊上去盤桓盤桓。若我去後，還有那些無賴棍徒來此作踐，你可打發個人來知會一聲，我再來處治他們。」能覺道：「自從師父前番舉動了兩次，他們已知利害，故一直清淨到如今。倘再復萌故技，自然要請師父護法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還有件事囑咐你，廚房離你方丈太遠，柴火務要小心。」能覺答應了幾個是，遂各膳畢。宮女、丫頭各各收拾，韓氏吩咐道：「你們趕看吃完了，快傳知管事的，喚起人夫伺候。」宮女們答應了，不一會來回明，都伺候齊了。韓氏即令宮女搬出禮物來，無礙子處是一柄玉如意，一串伽南數珠，四匹淺淡顏色濮院綢，四匹本色濮院綢，代瑤華送贄見禮白銀四十兩，赤金元寶兩個，各重十兩。能覺處送密蠟數珠一串，鍍金袈裟如意鉤一枝，藍布十匹，白布十匹，香金四兩。能修處送椰瓢數珠一串、羊脂玉戒指一事，沉香色素杭綢一匹，白布一匹。將禮物配好，一分一分的當面致送。無礙子笑道：「我要這些西何用？且從無箱籠，也無處收藏，請夫人仍舊收了。」韓氏道：「我也知師父不稀罕這些東西，但我們俗家只可送這些東西，但我們俗家只可送這些東西，以見誠意。不然何以為情？師父原不在此，然亦須監收耶，不自用也可轉送做個人情。」無礙子道：「既夫人如此說，我在此間打擾了能覺多時，可將贄見禮內白銀四十兩送與他，聊盡我意。此外東西，只算我收了，或到貴莊別有用處，再取去何如？」韓氏道：「這卻使得。」能覺、能修也推遜了一回，也只得取了，各各拜謝。遂邀無礙子一同上轎起身。能覺、能修送上了轎才回。且按過這邊，再說無礙子同韓氏、瑤華一經回莊，九月內天時甚短，六十多里路走到莊時，已將近點燈了，管事人等早先趕回，備了燈籠火把接來，遂一同進莊，在大殿上下了轎，邀請無礙子到了寢宮，各人見過了禮，然後歸房卸妝。外邊已擺晚膳了，遂入席用膳。韓氏道：「今晚匆促，暫請便飯，隔一日再專誠奉請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夫人可以不必，我是雲游之人，那些飲食不甚著意，休要暴殄天物。」韓氏道：「也不過盡一點禮。」

不一會膳畢，大家坐著閒話，韓氏把瑤華想念的一番意思說了，我意欲屈留法駕在莊，令郡主拜從，不知師父可肯收納否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有何不肯，只是須先稟知王爺，方敢應承。」韓氏道：「師父放心，我的話說去，王爺再無不從的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就可以。但我愛清淨，不耐繁冗，未識府中有多少房屋？須先領我周圍看視，擇個靜處，方可住下。」韓氏道：「這都容易，待明日請師父看視。」

當下就令奶娘攜了瑤華，與無礙子拜了八拜，無礙子直受無辭。拜完了，就摟在身旁，撫摸著，又對韓氏道：「這郡主天分清高，大來狠做得一番事業。」韓氏道：「女子濟得什麼事，師父直得如此獎他。」無礙子道：「非獎他，恐非夫人所知。」韓氏遂吩咐宮女，於對房這一間收拾乾淨，請無礙子住下。遂各安寢。第二日早膳後，引著無礙子前後周圍巡視了一遍，回到寢宮，無礙子道：「府中房屋都不叫清淨，且將來也不能教習技藝。」韓氏道：「女孩子家要習何等技藝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夫人不知，這郡主不是凡胎俗子，將來可冀仙籍，若不習到文武全材，如何教他積德累行？」韓氏驚喜道：「師父之言果真麼？」無礙子道：「夫人要想，若是尋常之人，我何肯輕入府中，討此煩惱？且我超拔一人，也為自家功德。」韓氏聽了，不覺動心，遂忙起身拜謝，又問道：「若府中無有靜處，恐王爺不肯教師父帶他遠去。」無礙子笑道：「不但王爺不肯，就是夫人那裡就捨得相離。我見西邊有個箭廳箭道，想是王爺在裡邊習射之所，不便偕他的，這東邊也有相仿的一處，現係空曠之所，若於此處，另蓋五間大廳樓並廂間、耳房，狼夠住下了，讀書騎射，件件皆可。夫人以為何如？」韓氏道：「這也極易之事，只要孩子得以造就，那在乎此，一遵師父之命便了。」遂傳與令史，畫成圖樣送閱，仍令管事人購買磚瓦、木植，聽候興工。

一日無礙子與韓氏閒談，遂問：「現在府中庫藏幾何？」韓氏道：「此間庫藏無多，無非糶賣歷年租谷，存貯約來不過十餘萬兩，倉貯谷麥，合來約有五十萬石。」無礙子道：「王爺以此為別墅，也應將宮中所有搬運於此間分貯，以備意外之虞。」韓氏深以為然，便道：「師父所慮甚是，俟王爺來莊，當為提及。」旋據令史呈到圖式，兩人按圖更改定了，即發出，擇吉興工。王府作事自是迅速，轉眼之間，又交十一月十二日，是瑤華的生辰。韓氏備辦筵席，款請無礙子，恣請暢飲。瑤華是年已交四歲，語言對答甚是清爽，席間坐了一回，同乳母去睡了。

韓氏酒興甚濃，欲令無礙子一醉，慇懃勸敬，無礙子並不推辭，也無醉意。韓氏遂道：「師父酒量大佳。」無礙子道：「吃也可，不吃也可。」韓氏笑問道：「若酒字之下，這個字也能夠如是麼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有甚不能。」韓氏道：「師父自然還是童身。」無礙子首應。韓氏道：「平時也有動心的時候麼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有，我能運氣，可以克制。」韓氏道：「何為運氣？」無礙子將胸前衣襟袒開，露出雪白的兩個奶來，先令韓氏將手撫摸，韓氏用手摸弄，真個膩滑如綿，又令使女們來試摸，皆說與尋常人一般。無礙子忽然一挺胸脯，兩奶硬如生鐵，眾以為異。無礙子道：「你們不拘用何物打，都不妨。」就有一個蠢丫頭，拿了一根鐵戒尺，敲上一下，訇然有聲，到把鐵戒尺擊將轉來。幾乎把頭敲破。於是人人悅服，愈信不是等閒之人。

韓氏又想，他既是女身，怎麼同我們各樣，我且留心看他，從此每夜必著使女探其動靜，個個回報說：師父晚間並不脫衣卸妝，只是打坐，到天將亮就起來了，也未見他梳洗過。說來都是一般，韓氏從此更加悅服。

隔數日，走到無礙子這邊來，問：「可要衣服替換？」無礙子道：「我從不替換衣服。」韓氏道：「穿久了，豈不骯髒？」無礙子翻過衣袖與韓氏道：「可與新洗的一般？」韓氏用手展看，果然白淨，又嗅那氣味，另有一種幽香，卻與自家身上不同，更覺詫異。無礙子早已知覺，笑道：「夫人身上的氣味，自是不凡，現在享著榮華富貴，就從此氣而得。我這氣味，是工夫修煉成的，皆從夙根上發生，大不容易。」韓氏點頭稱善。

正說著，只見一個使女來報到道：「方才管宮門的太監來說：令史在外邊稟知，新造房屋俱已完備了，請夫人看驗收工。」韓氏道：「曉得了，叫他候著。」使女自去回復。

韓氏對無礙子道：「師父可高興同去一看？有什麼不合意處，好教他們更改。」無礙子道：「使得。」韓氏便吩咐使女，令傳轎夫伺候，一面回到房中，裝束更衣，邀同無礙子一起上轎，出了上書房，就轉東首，小門內早已望見新造的樓屋，周圍是一圈白粉牆，正中開兩扇門，約有兩箭路就到了。轎直抬進門內才下。